

傾世
心情坊
女性新阅读

喜事多磨

中

一个女人

XISHI
DUOMO

原名：《嫁娶》

史上最萌宅斗力作爆笑来袭！
柳暗花溟 峨眉 温情推荐！

一个伶牙俐齿演技佳，专注坑爹一百年。
一个钱多人傻爱搅局，最爱拆台扮无辜。

鬼马吃货女汉子携手大智若愚狐狸男，
专治各路跳梁小丑，书写步步揪心的啼笑姻缘。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喜事多磨

中

一个女人

XISHI
DUOMO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喜事多磨 : 全3册 / 一个女人著. — 南京 : 江苏
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4

ISBN 978-7-5399-7726-3

I. ①喜… II. ①一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13510号

- | | |
|---------|---|
| 书 名 | 喜事多磨 : 全3册 |
| 作 者 | 一个女人 |
| 出版 统 筹 | 黄小初 邹立勋 |
| 选题 策 划 | 石 颖 夏 童 |
| 责任编辑 | 胡小河 姚 丽 |
| 文字 编 辑 | 夏 童 王 宁 |
| 责任 监 制 | 刘 巍 江伟明 |
| 出版 发 行 |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|
| 集 团 地 址 |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 |
| 集 团 网 址 | http://www.ppm.cn |
| 出版社地址 |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 |
| 出版社网址 | http://www.jswenyi.com |
| 经 销 |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|
| 印 刷 |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 |
| 开 本 | 710×1000毫米 1/16 |
| 字 数 | 750千字 |
| 印 张 | 54 |
| 版 次 | 2014年11月第1版,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|
| 标 准 书 号 | ISBN 978-7-5399-7726-3 |
| 定 价 | 75.00元(全三册) |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第二十二章/001

姜才当众诋毁紫珏 紫珏大闹姜府讨债

第二十三章/015

池紫珏再见苏万里 姜池氏护子出阴招

第二十四章/029

姜池氏诡计险得逞 夏氏急中以死解危

第二十五章/043

紫珏对峙池老太爷 姜池氏为子起离心

第二十六章/057

姜氏母女针锋相对 姜婉为己倒戈相向

第二十七章/071

夏家出击敲山震虎 上官姨娘狂性大发

第二十八章/085

紫珏窥破紫瑛奸情 夏家设饵引君入瓮

第二十九章/100

邹氏携子进府认亲 紫珏教训针线管事

第三十章/114

夏家设计搅乱池府 紫珏逼邹氏吐真言

第三十一章/130

韩氏显露贪婪本色 紫珏借机敲打余氏

目录

XISHI
DUOMO

中





目录

XISHI
DUOMO

中

第三十二章/145

余氏终亮老虎爪牙 紫珏为娘威逼夏氏

第三十三章/158

紫珏无辜被泼脏水 吕文信贪图姜婉色

第三十四章/172

紫瑛姜婉大打出手 紫瑛挑破余氏祸心

第三十五章/185

池紫瑛香消坠黄泉 池紫珏悲愤起离心

第三十六章/198

池子方阻紫珏离府 紫珏怒极大闹池府

第三十七章/211

池紫珏琢磨反击策 幕后黑手蠢蠢欲动

第三十八章/225

紫珏揭穿紫琦祸心 紫珏进水府遭敌视

第三十九章/239

宝儿表姐水府受辱 池老祖宗施威瑞娘

第四十章/253

恶毒余氏贼心不死 诡计败露再出黑招

第四十一章/267

故人相见牵动棋局 余氏杀招功亏一篑





第二十二章

姜才当众诋毁紫珏 紫珏大闹姜府讨债

莫愁听到紫珏的话猛地抬头，撞在了紫珏的下巴上，好在紫珏的话已经说完，所以并没有因此咬到舌头，可是也痛得捂着下巴差点掉下泪来。

“姑娘，姑娘，你没有事吧？”莫愁顾不得刚刚想说的话，扶住紫珏查看她的下巴和嘴巴，“没有咬到吧？没有撞伤吧？婢子真是太笨手笨脚了。”

紫珏摆摆手，现在可顾不上疼：“你好好地想一想吧，要不要到时候跟我一起走。”这么大的事情，当然要让莫愁想好再回答。

如果莫愁现在就回答的话，答应跟紫珏走紫珏也不会相信她，因为莫愁的回答没有用脑子，很容易就能答应的事情，自然就会很容易反悔。

莫愁握住紫珏的手：“姑娘你说真的？走的时候你会带上我？”

紫珏点点头：“当然是说真的，你可以好好地想一想，我也不骗你什么，跟着我离开池府可不会有好日子过。”

莫愁的眼圈已经红了：“那都不算什么，我有手有脚会赚银钱，再说我以前也吃过那种苦，姑娘你不说我也知道那是什么滋味儿，我做梦的时候还能梦到自己饿得快要哭出来。”

“可是也比现在好。”她紧紧地抓着紫珏，“你知道为什么二老爷要让我跟着姑娘吗？因为姑娘你成亲后，我就要被夏家的人弄走做通房了！”

紫珏看着她：“夏家？”

莫愁点头：“夫人和老爷商量好的，转年给夏家老太爷的寿礼里就加上我——因为夏老太爷不止一次夸奖我了。”

紫珏瞪大眼睛：“让你给二夫人的爹做妾？二夫人她脑子抽风了。”

“姨娘？不，只是通房丫头而已，等到什么时候夏老太爷不喜欢了，或是一高

兴把我送人也很有可能。做姨娘怎么可能？夏老太爷可是官身。”莫愁苦笑，“我想了很多办法。”

“可是没有一个办法能救出自己来，在这个时候姑娘到池府来，就是老天让您来救我的。”她看着紫珏，“刚刚听到姑娘要离开池府，我真以为这一辈子都完了。”

紫珏还真的没有想到，也怪不得她跟了自己后会那么死心塌地，除了她说出来的那些理由外，最重要的莫过于这件事了吧？

她撇嘴：“男人，都不是好东西。”

莫愁重重点头：“没有个好东西，就算老到半截身子入土，也不会是好东西。我们老太爷那么宠上官姨娘，你知道是为了什么？”

“还不是因为上官姨娘有两个好丫头。”她说到这里戛然而止，“不说这些了，省得脏了姑娘的耳朵。”

她拿眼定定地瞅着紫珏：“您可真的要带我走。”

紫珏点点头：“当然。你不怕吃苦就行。”

莫愁笑了：“当然不怕。”眼珠子一转，她扫一眼屋里的东西，“我就不相信姑娘您离开池府，还要过从前的日子，那就不是姑娘你了。”

紫珏嘿嘿一笑也不接话，看看镜中的自己：“行了，出去吧。”

莫愁跟上紫珏：“您有什么心事啊，会放过韩氏？”她也只是好奇一问，是因为太过激动，才会和平常不一样多一句嘴。

紫珏看她一眼叹口气：“回头再说吧。挽晴那里你看着些，如果她到晚上还不同我说的话，我就要叫她过来问问了。”

自己还让她给娘亲带了银子去，她不会告诉了池府的人吧？不过银子已经送了出去，池府的人知道也追不回来了，倒是苏万里才是正经要紧的。

要怎么才能去找水清问问，再怎么才能去园子里好好地找一找呢？想到池府里好像有个在暗中盯着自己的一举一动，她还真的不敢再不小心了。

她再不小心些的话，可能苏万里会送命的。

只要让人捉到苏万里，池府的人肯定不会多问，为了池家的名声说不定就要立即打杀了。

挽晴的脸色不太好看，一瞧就知道没有睡好，见到紫珏出来，过来扶了紫珏：“早饭摆好了，姑娘。”

“刚刚老夫人打发人来说，水公子和夏公子请大夫人去庙里吃斋，说让姑娘陪大夫人一起去。”

紫珏没有想到水清一大早就送上门来，倒也不用她再想借口去见他。嗯，不过水清好像也是那天见的一堆表兄里的人吧？大夫人怎么待他如此好呢。

刚吃了没有两口，解语就来了：“大姑娘，刚刚夏公子和二夫人说，他今儿要

请大夫人吃斋菜，想请大姑娘一起出去散散心。”

“夫人说姑娘来了京城还不曾出去走动过，左右也无事，就和大夫人去瞧瞧京城的景致也好。”

解语细声细气的：“夫人还说，姑娘如果要出去的话，今儿就不必去请安了。”

她说完递上一个小盒子：“夫人说姑娘第一次出去，如果看到有什么喜欢的都可以买下来。”

紫珏看到盒子里差不多有十几两银子，有整银饼也有散碎的银子，备了不少的大钱儿。这是怕她不和夏承勤出去，所以才用银子来打动她？

不得不说夏氏还真的很懂她。

紫珏摆摆手，莫愁上前接过盒子她才对解语笑道：“你回夫人吧，我一会儿就去大伯母那里，等回来再过去看父亲——父亲今天还好吧？”

“不然夫人也不会让我不必过去，直接和大伯母出去吃斋了。”她微笑着说完，转过身继续吃饭。

解语的眼中闪过一丝不快，知道这是紫珏在讥讽夏氏。她下意识地转头看向莫愁，见到莫愁对她轻轻地摇头，才压下不快没有多说什么直接行礼告退了。

莫愁喃喃地道：“水大公子去找老夫人，夏公子去找二夫人——他们是有心的吧？是夏公子的主意？”

紫珏要和石氏一起去吃斋的事情，用早饭的工夫整个池府就无人不知了。

余氏擦了擦嘴巴，丢下棉巾又净了手才缓缓地道：“打发人去送个信儿，就说我昨天晚上梦到了外祖母，让你们表少爷带些银两去护国寺，让高僧们多念几遍经文为老人家祈福。”

锦心答应着，挥手让小丫头端着水盆出去了，扶了余氏坐到一旁，和立在一旁的蕙心坐下用饭。

“敏儿，你备一份文房四宝，不要太贵重但也不要太平常的，明白吗？然后你和颖儿在水公子今天晚上回来后，送到他住的客房去。”

余氏吩咐完事情，才接过颖儿手中的茶盏来：“看看水公子身边带着几个人伺候，回来记得说清楚。如果他带的人不多——听说他只带一个书童在身边的……”

锦心一边吃一边道：“夫人，为什么要对水公子这么好，他到底是个外人。”

余氏看着她笑：“都说你比旁人多长了一个心眼，怎么会说出这样的傻话来？你也不想想，为什么水公子对老夫人开口，老夫人就允了大姑娘出去呢？”

蕙心淡淡一笑：“水公子那人嘛，傻得可爱。”

余氏把茶递给颖儿：“对，关键就在傻得可爱四个字上。嘿，二房的银子是银子，难道姓水的银子便不是银子嘛。”

“老夫人可是一直想把……”她说到这里一笑，“真是一箭双雕啊，既解决了庶长子又得了好处。老夫人，真正放心的人也就那一个。”

就在余氏说起老夫人来的时候，老夫人那里也刚放下饭碗，叹着气对瑞娘说：“你要亲口给媛儿说，要好好地叮嘱那个文信。”

瑞娘答应着，见老夫人叹气便劝道：“希望吕公子能争口气，不过水公子如果得了我们大姑娘的青眼也不错，这种事，总要讲缘分的。”

老夫人抬手：“水公子是不错，只是入赘不太可能。”想到水清做过的事情，她还真的犹豫了，“也难说啊。”

“不过，我们池家也不是只有一个姑娘。”她看向身边的观棋，“茶呢？！”

观棋吓了一跳：“婢子该死，婢子……”

老夫人的脸色阴得更加厉害：“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想什么，是不是认为我对月琴太狠了些？哼，月琴做的事情你们知道吗，她心里就没有我这个主子。”

到如今，她能做的也只有把错全推到月琴的身上去，不然的话更难以服众。

瑞娘看了看观棋没有劝老夫人，只是行礼后告退了。这两天老夫人的脾气很不好，还是能走多远走多远吧，不然都不知道哪句话能招来一顿呵斥。

她叫了车要出府的时候，却被人拦住，就算是她也没有敢发作，赔着笑脸问了好：“表少爷您是要给老夫人请安吧？”

姜才直眉瞪眼地和她说了几句话，听到她要出去非要问个明白。

瑞娘磨不过他又不能告诉他自己要去三姑奶奶的府上，便想法子支开他：“表少爷不去找夏公子和水公子吟诗吗？他们二位要陪大夫人和大姑娘去上香，护国寺里的景致不错，表少爷说不定能诗兴大发。”

姜才听到夏承勤和水清要陪紫珏和石氏去上香，眼睛一下子瞪大了：“你说的是真事？”他一拍大腿，“幸亏我今天没有去……赶了过来。”说完他也不进池府了，直接就向外走，走着走着还小跑起来。

听他的话看他的模样，他今天也不是来给池老夫人请安的，至于上官姨娘的死活，更没有放在他的心上。

瑞娘看着他匆匆离开的背影，和赶车的老仆对视摇头：“这个表少爷，不知道又想起了什么来，想到一出是一出啊。”

她说完重新坐进马车，车夫用鞭子轻轻一拍马车就向府外行去。

池府侧门发生的这点事情，当然不会被池府的主子们知道，今儿，池家的主子们可是忙得很。

姜池氏和姜婉还在等姜才来，母女两个人看着上官姨娘都有些拿不定主意：“这到底是好了点呢，还是不太好？大夫怎么还不来？”

如果有个男人在她们母女还能定定心，可是昨天就打发人去找姜才了，现在也

不见人影儿。

姜婉的丫头夏露进来：“夫人，姑娘，我听人说今天池大夫人要带着池大姑娘去上香。”

姜池氏正因为上官姨娘的病烦心，于是瞪她一眼：“让你去耳朵支着点，你就听来这些无用的东西？”

夏露连忙摇头：“不是，不是，陪着池大夫人和池大姑娘去的，是夏公子和水公子。”

姜婉猛地转身瞪着自己的丫头：“他们池府的人去上香，凭什么要让外府的男人相陪？也不怕人笑话！”她说完一甩帕子，“娘，你在这里等着，我这就去瞧……”

“大姑娘您慢点走，今儿早上有霜小心路滑。”外面传来海棠讨好的声音，使得姜婉心头更是火大。

“听听，母亲，那小蹄子不知道谁是她正经主子了。”姜婉气得就要冲出去教训海棠，却被姜池氏拉住了。

海棠已经掀起帘子来，紫珏踏进屋里，看到姜池氏和姜婉斗眼鸡似的模样：“怎么，二姑母这是和表姐生气了？”

姜婉狠狠瞪一眼海棠，转过身去不理睬紫珏。

紫珏也并不是想和她们母女说话，看向上官姨娘，发现她的脸红得有点异样，而且眉头紧锁，两只手还时不时地动一动。

“上官姨娘，怎么样了？”她看着不是很好，但到底不是大夫所以才会问一问姜池氏。

姜池氏冷哼道：“不用你来装什么好心，姨娘好得很。”

紫珏仔细看了看上官姨娘：“我看她不如昨天呢，大夫可来过了？”如果不是想要问上官姨娘几句话，临出门前也不会赶过来瞧上官姨娘的。

上官姨娘的死活，在她问过话后她是真的不在意。

姜池氏母女谁也没有答话，紫珏便看向海棠：“昨天晚上哪个值夜？”

海棠便把昨天晚上的事情说了一遍，听得紫珏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。原来上官姨娘在下半夜就不太好，睡得不踏实，说过几句话可是没有人听清楚。

病情加重了？

就在此时石氏的丫头秀儿过来请紫珏，说是就等她一个人了。

紫珏看一眼上官姨娘想对姜池氏说赶快请大夫的，不过转念一想，上官姨娘是姜池氏的生母，自己不说姜池氏也会着急去请大夫的。

如果自己多说几句，也不过是换姜池氏的几句挖苦，便没有再多说什么转身向外走，在走的时候只是问海棠昨天可有人来探过上官姨娘。

没有人来看上官姨娘，如今的上官姨娘犯下大错，府中的人唯恐避之不及，哪

会有人此时登门呢？

石氏看到紫珩笑着招手：“我本想我和你一起的，不过想还是你一个人自在些。那辆车是你二妹妹的，你先用着吧。”又把女儿叫过来，“还不给你姐姐见礼，再没有规矩就不要想跟我出府。”

紫珩这次还算老实，向紫珩福了一福：“大姐姐。”马上转过身去叫丫头，原来她也是自己一个人用一辆马车。

紫珩谢过石氏后就带着丫头上马了，心里有事要问水清，可是却并没有看到水清和夏承勤。想到今儿在庙里有的是机会可以问水清，她勉强自己静下心来，免得被人看出什么，或是再误会什么。

护国寺有几百年了，占地极为广大，不要说是城中，算上城外的寺庙，能和护国寺相比的也没有几家。

石氏带着紫珩和紫珩上过香后，她就去诵经了，只是叮嘱紫珩姐妹不要走远了，更不要到寺的前面去。

现在天气冷得很，寺里的人并不多，显得空荡荡的。上香的时候她倒是看到了水清和夏承勤，但是眼下要找他们两个人，紫珩却不知道要哪里去找。

她一个女子不便去寺的前面，可是水清二人却方便得很，天知道这一会儿两个人跑到何处去了。

紫珩追上来：“大姐姐，你再变朵花给我瞧。”

紫珩不想和她纠缠，可是紫珩就是不肯放开她，无奈只得变了两块点心给她：“花是没有了，点心可以吗？”

紫珩皱鼻子：“果然是骗人的。”却还是接过点心吃起来，感觉紫珩变出来的点心要比府里的点心好吃不少。

“大姐姐，我还是讨厌你。”她点心还没有吃完就要翻脸，听得紫珩有些哭笑不得。

“可是，我也不喜欢二姐姐了。”紫珩的神色有些快快的。

紫珩瞪大眼睛：“真的？”

紫珩把点心塞进嘴巴里转身：“我不喜欢二姐姐也不会喜欢你。”走了几步她又回头，“二姐姐跟三姐姐说，你在园子里私会男仆。”

“可是母亲说那本就是上官姨娘胡说的，如今连佛祖都罚了上官姨娘。”她小小的眉毛皱了皱，一脸稚气的脸上闪过烦躁，“我不喜欢，我都不喜欢。”说完她提起裙子就跑，把莫愁吓了一跳连忙追上去，生怕她跑得太急跌倒。

紫珩笑笑转身：“柚子，我们去拜观音菩萨吧。”还没有进殿就看到两个男子一前一后过来。

今天池府女眷上香，寺院后面不会有闲杂人等，能进来的男子当然是池府的人。

紫珩就认为是夏承勤和水清过来了，便停下脚步相等，心下琢磨着一会儿怎么

问水清苏万里的事情。

“大表妹。”姜才远远就招呼上了，“让你久等了，为兄迟来了一步。”

他的声音很大，立时就惊动了院中的僧人，还有就是在寺里上香的女眷——男人不便过来，但是不能因为池府要上香，便不让其他女眷不拜菩萨啊。

紫珏听到声音才知道来的人是姜才，不知道他怎么会出现在此地，更不知道他为什么开口就说出这样的惊人之语来。

柚子那里已经急了：“哪里来的狗东西，居然张口就是狗吠，还不把他拖出去！”

僧人们闻言以为姜才是那种故意来寺中调戏良家妇女的坏人，便一拥而上拿住了他和他的长随。

姜才挣扎着大叫：“我是池府的表少爷，是池府的表少爷。”

可是紫珏不开口，柚子还在那里呵斥，僧人们当然不相信他的话，押着他和书童就向外走。

姜才心头火起，泼皮无赖的性子发作：“大表妹，我的小紫珏，你怎么能如此的狠心？你都是我的人，还装什么冰清玉洁……”

僧人们连忙去捂他的嘴巴，而那些女眷里有人认出姜才来：“还真就是池家的表少爷，自小就在池府长大的。”

马上就有妇人看向紫珏：“表兄表妹，青梅竹马的，不会真的是……”

紫珏没有想到姜才会如此胡闹，毁了她的名声之后，除了嫁他就只有一死了，姜才倒是打得好主意。

她气得眉毛都要倒竖起来：“麻烦师父们停一停。”

柚子已经跑了过去，对着姜才的脸就两记耳光：“你长了狗嘴，也不能乱咬人！我们大姑娘一直养在祖宅里，和你根本就不相识，你为了池家二房的银钱，想入赘想疯了吗？”

她不但是胆子不小，而且脑子还很聪明，把紫珏不是池府长大的事情说了出来，再加上池家二房要招赘的事情京城之中很多人都知道，可以为紫珏洗去不少的污名。

姜才挨了打没有还手，推开僧人就向外跑，一边跑一边说：“我的小珏儿，你是不是生气哥哥昨天去了柳红院？那里的姐儿哥哥只是玩玩，哥哥心里只有你一个。”他当然敢胡说八道，因为在大庭广众之下紫珏又拿他如何？当众追上来，那才真会成为笑话呢。经过今天一闹，就算回到池府他会被打一顿又如何，二房已经稳稳地落到他的手上。

想到这里他脚下生风，声音更大了：“紫珏，你就是哥哥的心肝，哥哥那天晚上给你说的话没有一个字是假的……”

“你已经有了哥哥的骨肉，要小心身体啊。”他越说越没有边儿了，根本是没

有半点顾忌。总之就是要让紫珏没有半点名节，到时候除了跟他就只有死路一条，不嫁他难道还要去死吗？想到这个绝妙的主意会让二房落到他的手上，他笑得后槽牙都要露出来了。

姜才当然知道紫珏的脾气，因为他可是吃过苦头的，更是亲眼看到他的母亲、妹妹在紫珏手中如何吃的苦头。所以他才跑得飞快，反正只要现在溜走了，不让紫珏捉到他，那紫珏只能嫁给他了。到时候紫珏再敢动手？哈，他会让紫珏懂得什么是为妇之道。女人嘛，一天不打就上房揭瓦，打得她心服口服还能不乖乖地伺候他这个老爷？

他嘴里说得痛快，心里就要乐开花了，想到那天看着紫珏打了他的母亲，想到那天母子三人被紫珏逼得无地自容，想到他们母子三人因紫珏被赶出池府。现在让紫珏被人唾弃，被人厌恶，被人指着脊梁骨骂，他的心里真的太痛快了。就算他是入赘的又如何，面对这样一个名声扫地的妇人，家里家外还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？谁敢说一个不字？

这个主意真的很好，太好了，想出这个主意的人，真真是聪明。

姜才是越想心里越美，声音也就越大，可是正在他美得要冒泡时，后脑就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抽了一下子。抽得他身子往前冲了冲，差点趴在地上，抽得他脑袋生疼，但他更在意的是，还有那么一点异味儿——传说的毒？

他看了不少乱七八糟的话本，更是听过不少的江湖传奇故事，当即他就把自己吓得脸色发白了。

紫珏那里金鸡独立，而柚子早追了过去，对着姜才的屁股一脚把他踹趴下，才急急捡起紫珏的鞋子来赶回去：“姑娘，您的鞋子。”

“那个，我是汗脚。”紫珏有点不好意思地对柚子说，她清楚自己的鞋袜只要上脚，就会有种特别的“香气”。虽然不能说迎风“香”几里吧，但是味道还是很明显的。

看到姜才又爬起来要跑，紫珏也顾不得穿鞋，拿起来又用尽全力砸了出去，然后再一次打中姜才的后脑勺。

柚子连忙再去捡鞋，当然不忘狠狠地给姜才两下子，免得他再跑，她能叫来帮忙的只有僧人：“看住他。”

可是僧人们你看我、我看你，谁也不想掺和这事，谁都知道眼下这事太过于麻烦了，谁沾上那就是活该谁倒霉啊。

女子的清白问题从来都是极难说清楚的，这一来二去的谁知道会问出什么来？他们可是出家人，为了清静、为了避开尘世的烦扰才出家的。

紫珏想追人，可是一只脚没有穿鞋子怎么追呢？地上冰凉不说，而且石子铺路，她的脚丫不嫩但也没有硬到那种程度，她跑了几步，硌得脚疼啊。

“我送大姑娘一只鞋子，如何？”水清把自己的一只鞋子脱下，金鸡独立还不

忘行礼。

夏承勤已经赶过去，想要把姜才留下来。

柚子已经拎着鞋子跑回来，姜才那里又想溜了。

紫珏这次没有脱下自己的另外一只鞋子，脚尖一勾一挑一甩，水清的鞋子就奔姜才飞去。

用手和用脚是不同的，所以准头差了很多。不过到底是市井里的好汉，所以紫珏的准头也没有差得很远，只是擦着姜才的脸飞了过去。

老天爷也是看不惯姜才的可恶吧？擦着姜才脸的是鞋底儿，所以疼不疼放一边儿，那半边脸的灰黑色倒真是给他添了彩。

紫珏一把夺过柚子手中的鞋子，一面穿鞋一面追过去，单腿蹦了好几步，居然很快就追上了夏承勤。

紫珏不得不再次叹一声，百无一用是书生啊！这是万氏常挂在嘴边的话，她对紫珏将来嫁人没有其他的要求——除了书生秀才什么的，年龄相当的什么人都成。贩夫走卒都比书生要强上百倍。

从前紫珏也就是听听，如今看到夏承勤的身手，她认为自己娘亲果然是有眼光的，书生们，除了吃喝玩乐兼骂人、背信弃义之外，还会什么？

姜才，他也穿的是书生服饰，虽然他肚子里没有几点墨水，可是天下人都高看读书人几眼嘛，他也就不能免俗了。

紫珏一脚就踹在他的后腰上，看得水清差点叫一句：姑娘，抬得那么高你的腿不疼吗？

接着让寺里僧人和其他女眷们晕倒的事情发生了，紫珏把姜才踹倒在地后，一脚就踹在他脸上，然后一脚就把他踩在地上。

被姜才大叫吸引过来的人此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不能相信那个打人的是池府的大姑娘！

紫珏拳头抡得那叫一个圆，踹得那叫一个带劲儿，就算是个男人，也不一定能有这位池大姑娘的好身手。

姜才被打得只能痛叫了，他现在也不知道想那主意是好是坏了，除了疼痛和求饶外他脑子里再没有其他。

柚子的气势不差，可是她显然是第一次打人，无论是动手还是动脚，都显得太过小孩子气。

主仆二人痛打姜才，身侧立着两个书生，夏承勤上气不接下气，水清一脸的淡定，两人谁也没有去劝一劝的打算。

还是僧人们怕打出什么毛病来，上前劝了几句才让紫珏主仆停手。

柚子累得汗都出来了，却还是不忘给姜才一脚：“胡说八道也会丢人命的，你等着官府来拿人吧。”

夏承勤看看左右的人，对水清说：“处置姜才倒不着急，可是他这样大喊大叫对大表妹可不好，要如何才能让人们……”

水清看看那些人：“嗯，我想他们也不敢和姜才一样胡说八道的……”却被夏承勤打了一下头，才正经下来，“万事都抬不过一个理字，当然是要理论了。”

他也不给夏承勤反对的机会，而是对着气冲冲的紫珏道：“姜才如此可恶，此事定要辩个明白清楚。大姑娘，依在下来看的话，我们应该和姜家好好地理论一番……”

紫珏正在气头上，恨不得抽了姜才的筋扒了姜才的皮，哪里还怕事情闹大？至于闹起来池府的名声——那和她有半文钱的关系吗？

因此她马上一挥手：“去姜府。”然后才看到水清还是金鸡独立式，才不好意思地左右看看，“鞋子，啊，在那里。”

夏承勤一脚把鞋踢过来：“紫珏，姜才这个杀才，他胡说八道不假，可是这样的事情只怕是越理论对你越不利，只会更连累你和池府的名声……”

水清摇头晃脑地打断他：“理不辩不明，有什么说不清楚的？”

紫珏杀气腾腾地道：“我管旁人怎么看，反正姜才敢做，他们姜家就要敢当，我的日子不好过，那谁也不要过日子了。”

夏承勤还想再劝，可是紫珏已经和一脸正气的水清向寺外走去，当然没有忘了让人拖着已经瘫软的姜才。

姜府距护国寺只有两条街，紫珏等人赶到的时候，姜府的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

水清这个要讲道理的已经站到了紫珏后面：“来而不往非礼也。”

紫珏深以为然，一脚就把门房踹到旁边，提着一根不知在哪里捡到的棍子就冲了进去，来一人就打一个，来两个就打一双，根本不开口只管往里冲。

姜家大老爷终于被惊动出来时，看到的就是紫珏拿着他府上的菜刀：“你……你是何人？要做什么？京城可是王法之地……”

紫珏挥着菜刀：“王法，我现在就让你知道什么是王法。”

水清还在她身后接一句：“姜老爷，我们是来和你讲道理的。”

紫珏用菜刀指着姜家大老爷：“你们家姜才敢出言污我名节，今天我就让你们整个姜家陪葬——我活不成，大家都不用活了。”

姜大老爷这才知道又是姜才惹的祸，连忙看向姜才问发生了什么，却由柚子把事情的经过说了出来，听得姜大老爷头上直冒汗。

“池大姑娘，是我们的不是，是我们的错……”他只能先赔个不是，这事可真是麻烦了。

可是紫珏却不听他说，直接挥着菜刀就上前两步：“我今儿不活了，只是先要送你们姜家的人上路。”一拳就把姜大老爷身边的儿子打得鼻血长流，接下来一脚

就踢倒姜家另外的一个儿子。紫珏瞪着姜大老爷，“你还有话要说，要知道我就是说再多又有什么用？我不用说，你也不必说了，大家一起死吧。”

姜大老爷也不敢报官，也不敢让人上前去拿下紫珏，看着她挥着一把菜刀，那心就要从嗓子眼跳出来了。

直到紫珏冲进姜家的后宅，把姜大老爷的妻女都打了，他才真的急红了眼。

水清上前拉住了紫珏：“池大姑娘，动手解决不了任何事情，息怒息怒。”他对着姜大老爷行了一礼，“君子动口不动手，我是一个读圣贤书的人，最看不得眼下这事。我来做个和人，不知道池大姑娘和姜大老爷意下如何？”

姜大老爷看看屋里的一片狼藉：“水大公子，全拜托你了。”他是有苦也说不出啊，如果真闹到官府，他们姜家就真的名声扫地，儿女还怎么说亲家？儿子的前程也要毁了。

文人也怕坏了名声啊，他们姜家可是本本分分的，好不容易才有今天，怎么能毁在一个姜才的手中。

紫珏瞪着姜大老爷：“行，我也累了，可以坐下来谈谈。”那意思就是歇一歇，你们姜家如果不让我满意，那我还要继续打。

姜大老爷听到紫珏的话就是一阵头痛，而妻女的哭声更是让他火大。他当然恼恨紫珏，可是谁让他姜家理亏呢？

姜才坏了人家大姑娘的名节，人家大姑娘找上门来寻死觅活大闹，他能怎么样？只能让人家三分啊！可是谁能想到池家的大姑娘这么有力气呢，把姜府祸害得不成样子了。

不管怎么说，现在人家肯讲道理了就好。

说起来姜大老爷最喜欢和人讲道理，如果紫珏他们到府就讲道理，他也有的是道理要和紫珏这些人说。最起码的一点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，你池大姑娘没有错，姜才也不会攀咬你。

讲道理嘛，那当然就是公说公有理、婆说婆有理，到底谁有理呢，就看谁的嘴巴厉害了，通常就是不了了之，因为谁也不能把谁说服啊。

但是今天姜大老爷恨不得紫珏不和他讲道理，紫珏一看就是豁出去了，是真的不想活了才会大闹起来。当真闹出人命来，池府肯定不会罢休啊，到时候他们姜家不够人家池府按一手指头的！不要说儿子的前程了，就是姜家的人能平平安安他都要拜谢老天保佑。因此他不敢死拦紫珏，也不敢和紫珏来硬的，就怕紫珏真的把菜刀往脖子上一横，那他们姜家就真要跟着陪葬了。

可是谁家的姑娘会像池大姑娘一样如此能折腾？如果不是池家的大姑娘，换成其他的姑娘来哭闹、要自尽什么的，姜大老爷也不是没有办法，让妻女出来应对呗，看好不出人命任由姑娘家哭闹呗，总有累的时候对吧？

他姜家也不过是搭上几天工夫罢了，最后还不是要他和池府的人坐下来讲道

理。虽然他们姜家要吃些亏，可是池府肯定也不想把事情闹大啊。

偏他遇上池大姑娘，折腾得他全府上下鸡犬不宁，所过之处不给他姜家留一件完整的東西。不要说是他姜家，谁家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啊。

看到水清这个京城有名的大公子跳出来要做和人，姜大老爷都想给水清磕头了，要不然再让池大姑娘闹下去，怎么收场是好啊？

“水公子，你要知道姜才所为和我们姜家其他人无关啊！”姜大老爷知道水清的为人，“如今您看看……”

水清连连点头：“说得是，说得是，大老爷是远近闻名的大善人，提起大老爷的几位公子和姑娘来，哪个不说一个好字？和你无关，和你无关啊。”

他说到这里看一眼坐在桌边喝茶吃点心的紫珏：“我这就同池大姑娘说去，这天下抬不过去的就是一个理字，相信池大姑娘会明白事情，只找姜才一个算账。”

姜大老爷听到吓得几乎魂飞天外，一把拉住水清：“公子，公子，您可千万不能这么说。”

“您没有错啊，这事当然要让池大姑娘知道，而且还要让池府的人好好地赔偿您府上的损失。”水清很认真。

全京城的人都知道水清认死理，那个认真的劲头儿，就是十八头牛也不要想拉他回头。

只要占个理字，你就能在水清那里得到不少的好处。姜大老爷看一眼紫珏，想想池府，老眼一红：“姜才总是我的侄儿，姜家的子孙，他做错了总是我们这些长辈管教不严所致。”

他再看一眼紫珏：“水公子，今儿咱们不讲道理好不好，你只要问一问池大姑娘要如何才能息怒，能力所及之处我全照办。”

紫珏那里一拍桌子：“我要做个饱死鬼，你们家厨子什么拿手，给我弄一桌子上来。还有，你们家的夫人呢，就让我一个人在这里坐着吗？”

姜夫人只能战战兢兢地出来陪着紫珏，可是她哪里有话和紫珏说啊。

紫珏更加地气恼：“姜夫人你这是什么意思，让我一个人闷着吗？你的女儿呢，让她们出来给我唱小曲、跳个舞什么的，让我在死前也享受一把……”

姜夫人尖叫起来：“你……你把我女儿当成……”

“你们姜家把我这个池大姑娘当成什么了？”紫珏一把扯住姜夫人衣领，“我的名声没有了，你们姜家的姑娘还想有名声？她们死，也要和我一样坏了名节才成。”

姜大老爷连忙过去：“大姑娘……”

紫珏把桌上的菜刀拿起来：“说什么要讲道理，你们姜家只讲你们的道理是不是？那好，现在我就先杀了你们的夫人，你们才会知道什么叫作道理。”

姜大老爷的脸都白了：“且慢，且慢。都依大姑娘，凡事都依大姑娘。”